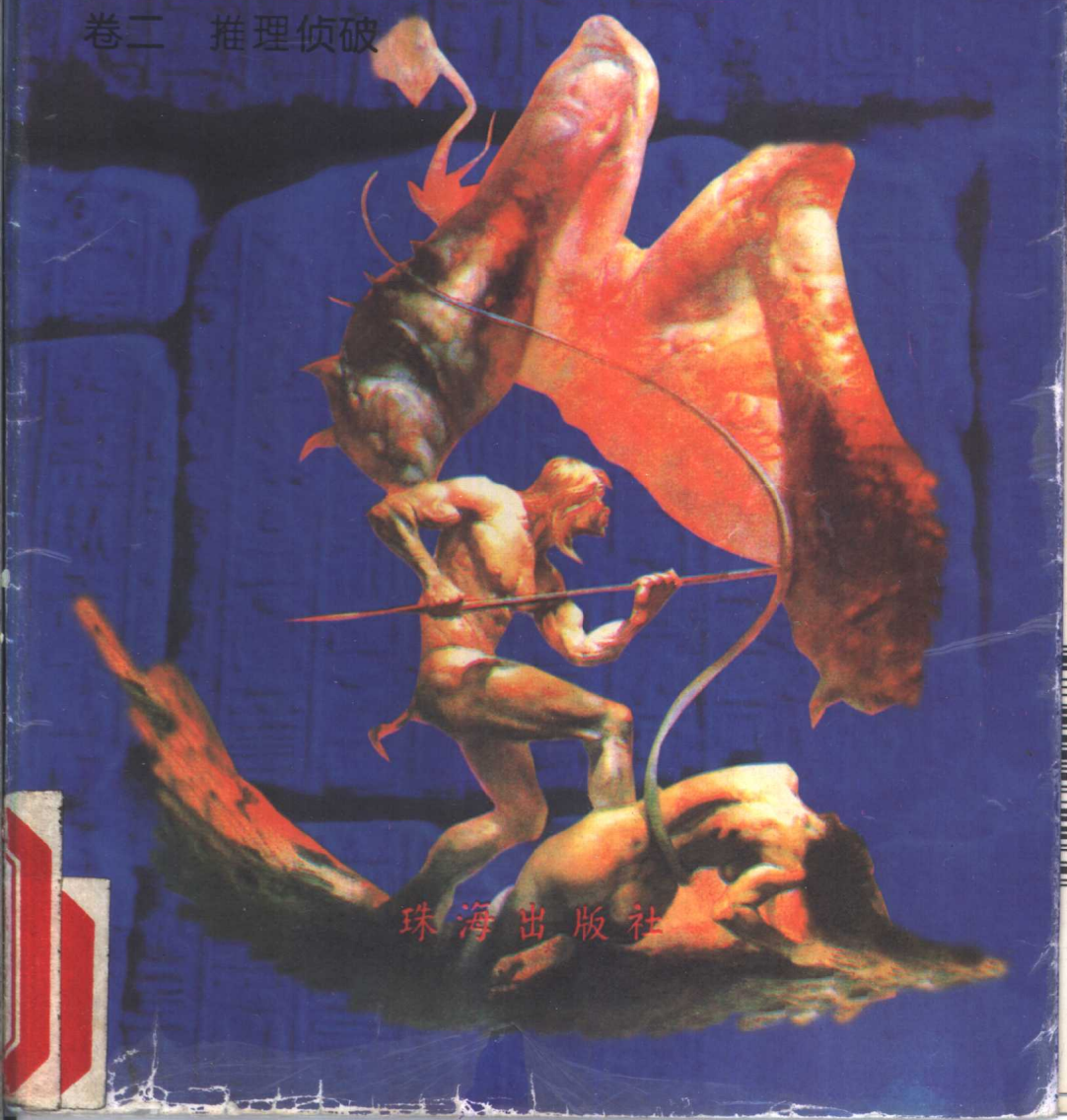


S J Z P J D

世界侦破经典

卷二 推理侦破



珠海出版社



世界偵破經典

SJZPJD 卷二 推理偵破

Tui li zhen po

主 编 张 宇 光



200052842

zhu hai chu ban she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世界侦破经典/张宇光主编
ISBN7—80607—226—8

I. 世…

II. 张…

III. 小说—侦破—世界

IV. I14

世界侦破经典

◎张宇光主编

责任编辑:雷良波

装帧设计:飞 墨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电 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 刷:湖北省新生报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mm

印 张:37.25 字数:1200 千

版 次:1997年5月第1版

199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0册

ISBN7—80607—226—8 2.25 161

定价:45.00(全三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,退厂包换)

内容简介

本书为世界轰动的侦破巨制精萃,容量空前,120万字。本书汇集了世界级侦破大师的代表作,同时罗致了风靡朝野的伟大神探。在本书中,阿南道尔的严谨、克里斯蒂的细腻、西默农的现代手法、爱伦·坡的古典光华、奎恩的洒脱狂放,蔚为侦破大观。而福尔摩斯的机警、克夫的敏锐、波洛的幽默,又构成了引人入胜的大千世界。本书在编撰中,充分考虑了侦破小说的发展史和不同流派风格面貌,由此,具极大的典范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。至于书中或险成奇如烟如雾的故事,则无一不以奇诡和精妙令人卷难释手。

本书具知识性,趣味性,可读性,学术性,三卷在手,天下侦破尽览眼底。

收藏价值也由中自出,并自然可为馈赠佳品。

目 录

假 眼	(1)
一 假眼之窃	(3)
二 高利贷男女	(6)
三 三只手枪的“自杀”	(10)
四 面具下的罗漫史	(15)
五 嫌疑犯和调查犯	(19)
六 假眼的控告	(24)
七 伪证对圈套	(29)
八 律师与检查官之间	(31)
九 漏洞不同于空子	(36)
十 敲山震虎或以假乱真	(40)
十一 第二个假眼人	(44)
玫瑰旅游团	(47)
一 失落在安科雷季	(49)
二 肋下伸出的手	(57)
三 冷情况和热话题	(65)
四 凶手是复数	(70)
五 助手之疑	(81)
六 纠葛在军事基地	(84)
亲兄弟的心脏	(107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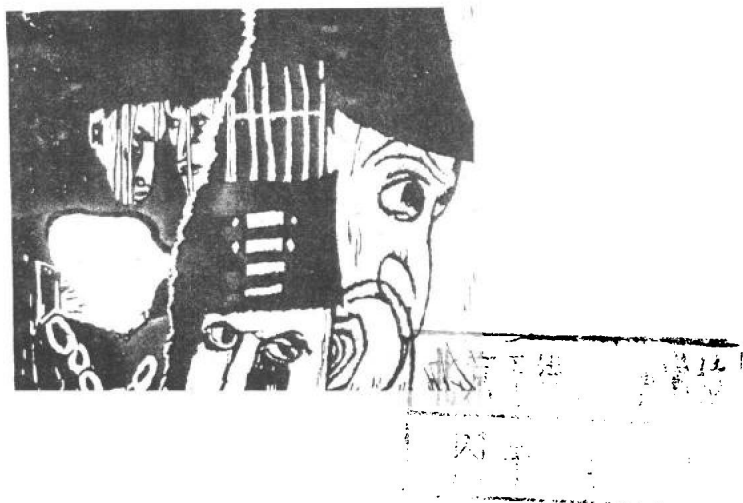
一	为了三个月的手术	(109)
二	临阵落马的心脏	(112)
三	爱情与交易	(115)
四	颤动时刻	(118)
五	死的敲诈	(123)
六	不科学的科学家	(127)
七	以什么担保	(130)
八	哈洛德之行	(134)
九	走不是上策	(140)
十	部长级干扰	(143)
十一	汽车在哪里	(149)
十二	善与恶的竞赛	(157)
十三	穿了底的爱情	(164)
十四	雾里捞针	(168)
十五	假死者 真面目	(171)
十六	牙齿泄露的底牌	(178)
十七	同时停止跳动	(182)

大西洋案件 (187)

一	怪宅与明星	(189)
二	募捐会	(195)
三	目光望着身后	(201)
四	平常的六倍	(206)
五	破镜之歌	(211)
六	危险不得外露	(221)
七	X 没有概念	(226)
八	今天是你的末日	(234)

九	情人、情敌、情况	(243)
十	收养人	(249)
十一	还会有谋杀	(255)
十二	夜半枪声	(261)
十三	走与不走之间	(266)
十四	人性到处都一样	(269)
十五	妇人之举	(275)
十六	德国麻疹	(281)
人	证	(287)
一	一个异国人之死	(289)
二	怨恨的烙印	(293)
三	乱伦的遗痕	(296)
四	从底层逃出	(300)
五	与往事相通的	(303)
六	深山小栈	(305)
七	反 叛	(308)
八	远方乡镇	(313)
九	奇特的失落	(315)
十	大牢房	(317)
十一	犯罪黑洞	(319)
十二	灭亡之时	(322)
十三	人性的证明	(322)
独一无二的案子		(327)
一	巨头之殒	(329)
二	德仑特的早餐	(331)
三	忘掉的假牙	(333)

四	放在闸子里的枪	(340)
五	新思路：期待了结	(343)
六	黑衣新寡	(345)
七	验尸时刻	(348)
八	指纹研究者	(350)
九	基石坍塌之后	(352)
十	揭秘信	(354)
十一	逻辑与情感之间	(360)
十二	圈套中的血色	(367)
十三	软弱无能的理智	(375)



假 眼

梅森探案精华

律师用推理矫正法律的代表作

翻译：刘明江

编撰：长 弓

一 假眼之窃

梅森律师精神抖擞走进事务所，朝书桌上的信札文件望了一眼，蹙起眉头。

秘书泰娜小姐向梅森戏谑一笑：“您不是巴望处理完一桩凶案后再来一件吗？”

“不一定要凶案。我喜欢审理情节惊险的案子，以难对付的检察官为对手，最终出奇制胜。”

梅森身为律师，不仅在法庭上担当被告辩护人，而且具有充当侦探的高超本领，是一位富于正义感、行动果敢的律师。

“那个装有玻璃眼珠的男人怎么回事？他不是今天要见我吗？”梅森坐下后说。

“您是说皮特·布尔内特先生吗？他已经在隔壁，他四十五六岁，鬃曲黑发，有点古怪，好象有什么烦恼，是一个浪漫幻想家，一旦钻了牛角尖，说不定会杀人的。”

梅森事务所经常接待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主顾，秘书泰娜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。

“他的哪只眼睛是假眼？”梅森问。

“根本分不出来。”

“好吧，收起文件，叫他进来吧。”

泰娜又一次含笑点了点头，打开了接待室的房门。布尔内特大步迈进房门，朝梅森律师伸出了一只手。梅森一边和他握手，一边好奇地盯着他的两只眼睛。“梅森先生，您看得出哪只是假眼吗？”梅森摇摇头，于是布尔内特微微一笑，颇为自得地讲开了。

“制作精致的玻璃眼珠是一门艺术，在美国，能做这种假眼的人最多不过 13 个。一枚上乘的假眼，只要眼穴没受伤，是看不出和真眼的区别的。”

“难怪您的两只眼睛都能生动灵活地转动哩。”

“当然能转动，我的眼穴没有伤。不过，人类的眼睛富于变化，瞳仁

白天比夜晚小，睡眠不足，或饮酒贪杯，眼睛会充血变红。我有半打用于各种场合的假眼，前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时，因为喝酒，我安上了一枚充血的假眼。不料，我的假眼被人偷了，还留下个冒牌货来顶替。”

“您怎么知道是冒牌货？”

布尔内特先生从口袋里取出皮匣子，并打开盖，皮垫上摆着四枚假眼。

布尔内特从皮匣子取出一枚假眼，梅森用手小心接过来，心里感到悚然，“这玩艺儿做得挺棒。”

“哪里！这是偷走我假眼的贼换置的便宜货，瞳仁变形，颜色混浊，血管也过于发红……您瞧，和这儿的假眼比较，精致假眼和便宜货差别就显而易见了。”

梅森将另一枚假眼放在掌上对照，的确大不相同。

“这么说，犯人从这个皮匣子里偷走了您的充血的假眼，换上了一只劣等货，它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

“正因为我不明其究竟，才忧心忡忡前来讨教呀。我耽心，会不会有人为了栽赃于我而行窃呢？”

“您的意思是如果有人犯案，警察会查明假眼是您的？”

“对。让假眼专家一瞧，马上知道是谁做的，就会回答：“这是华盛顿街 3902 号的皮特·布尔内特先生的假眼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您担忧您的假眼被用于杀人事件？”

布尔内特稍事迟疑，点了点头。

“请放心，我将按照您的要求保护您。”梅森开了个价，爽快地应承下这桩案子。他把冒牌的假眼还给布尔内特，将另外那只精致的假眼装进自己的衣兜。他尔后慢悠悠地说：“如果警方一开始在犯罪现场发现了您的假眼，便会寻找假眼的主人并确定是您。可是如果警察一开始发现的是另外一只假眼，一定会去寻找这只假眼的失主。第二次又发现另外一只假眼时，还会采取和第一次同样的行动。到了第三次，即使发现的是您真正的假眼，警方也会认定和前两只同属一人。”

布尔内特眨巴着双眼：“这——，您的意思我不大明白。”

“仔细思考一下就会明白的，您的假眼做工精巧，简直是艺术品，但是，了解这一点的只有象您这样的行家。”

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总算明白啦。也就是说，梅森先生，如果您事

先制作出我的假眼的仿制品，把它们撒在犯罪现场，就可以使我的假眼蒙混过关喽。”

布尔内特迅速攥住梅森的手，高兴地上下摇动，“哎呀，您的头脑确实灵敏！”

梅森微微一笑，他不喜欢热烈的恭维，他顺势转移了话题：“布尔内特先生，您的眼睛什么时候受的伤？”

“24年前。我那时当推销员到处旅行，有一天乘坐的火车脱轨了，我失去了一只眼睛。”

梅森同情地点了点头，“您总算奋斗到了今天，布尔内特先生，以后，如果发生了什么意外，请和我联系。”

“那就拜托啦。”布尔内特朝刚才进来的那个门走去。

这时，桌上的电话铃响了，是隔壁接待室打来的。“先生，有一位叫巴莎·马库伦的女士要见您。她的弟弟哈里·马库伦跟她一起来的，他们不肯讲为何而来，姐姐一味地哭，弟弟闷声不响。”梅森答应过一会儿再见他们，放下电话。这时，布尔内特突然停住脚步，发出惊愕的声音：

“啊，这不是哈里么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梅森快步向前，抓住布尔内特的肩膀用力往回拽，“等一等，这儿是律师事务所，不允许您在这儿会见客人。”他将接待室的门紧紧关上，“您认识里面的那个小伙子？”布尔内特有些张皇失措，“嗯，有些了解。小伙子叫马库伦。”

“他到这儿来的事您知道吗？”

“不……”

“那么您为什么一看见他就脸色发青呢？”

“我脸色发青？不可能，我和马库伦没有特别的关系。”

梅森把手搭在布尔内特的肩上，“那么请从这儿走。哟，您浑身哆嗦得像在打摆子。怎么回事？”

“哪里，没什么。”布尔内特惊慌地走到走廊上。

他一走，梅森通过内线电话命令泰娜秘书：“请把德累克侦探请来，告诉德累克从走廊的门进来。”

不一会儿，走廊响起叩门声，一高个子男人默默地点点头走了进来。来人是德累克侦探。这幢大楼还设有一家侦探事务所，这些私人侦探随时听梅森调遣。

梅森开门见山地说，“德累克，有件事请你马上去办。你懂假眼吗？”

“假眼？是玻璃球球吗？不，不懂。”

梅森从衣兜里掏出假眼，递给德累克侦探，“去饭店租一间房，找一个假眼批发商定购，就说我现在打算买半打和那只一模一样的充血的假眼。”

“复制假眼是怎么回事？我必须直接找批发商订购吗？”

“不必。我不希望对方知道你的相机。要是事后知道是你就糟了”

“这么一来，警察日后会审查我的吧？”

“哪儿的话，真到了那种地步，我会帮助你的。”梅森不以为然地说，德累克侦探耸了耸肩。

“得啦，和你搭伙会短命的，不过有你保驾倒也放心。”德累克把假眼揣进衣兜，从走廊的门出去了。

梅森对泰娜秘书说：“好，把马库伦姐弟带进来吧。”

他记得，这两人在外面等候好久了。

二 高利贷男女

接待室门开了，两人走进来。姐姐巴莎约莫二十六、七岁，举止文雅；弟弟哈里则像个颓废青年。

“喏，你们有什么事？”梅森问。

巴莎直愣愣地盯着梅森问道：“刚才从这儿出来的客人是谁？”梅森轻轻地摇摇头，“别打听了，这儿是律师事务所，不说其他客人的情况。喏，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弟弟哈里遇到一件麻烦事……您听说过巴沙德先生吗？”

“是金融商吧？是个名声不大好的贷款人。”

“我弟弟哈里半年前开始在他手下工作。令人羞愧的是，盗用了3000多美元。昨天巴沙德先生发觉了此事，威胁如果明天不如数归还，就把弟弟交警察。”

梅森目光锐利地注视着哈里；哈里忸怩起来。

“哈里，你把偷来的钱用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
“不是偷，我原打算在他没察觉的时候还给他。”

“明天有如数偿还的把握吗？如果还不上，你要被送进拘留所的。”

哈里只是耸耸肩，姐姐代为答道：“我有1500元存款，剩余部分想分月偿还。所以想请您和巴沙德先生谈谈，不要向警方指控我弟弟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要负担弟弟的生活，还打算用自己的工资偿还被你弟弟挪用的钱？”

“是的。”巴莎噙着泪水说；哈里插嘴道：“我决不给姐姐增加分文负担。”

“那你打算怎么还？你偷的钱用在哪儿了？”梅森追问。

“这事怎么好说。要紧的是你和巴沙德先生商量好，让他再缓几天。”

“如果希望我帮助，就请老实讲明白。”

“交给一个人去赚钱生利了。”哈里气哼哼地回答。

姐姐悲伤地瞧了瞧如此任性的弟弟，转身面对梅森。

“我弟弟大概交了坏朋友。肯定是那个人怂恿弟弟偷钱，作了赛马或什么的赌注。”

“是用什么方法窃取的？”梅森问。

“弟弟负责保管借单。向巴沙德先生借了钱的人，因为利息高得吓人，都在到期之前还钱。这时，他伪造假借单，把还回的钱据为己有。由于还没到期，巴沙德先生没有察觉借单是伪造的。弟弟把偷来的钱交给同伙，用于赌博什么的。并在期满时把钱还给事务所，扔掉伪造的借单。”

“是这样，可是这事怎么败露了呢？”

“期满之前还了钱的人在高尔夫球场偶尔碰到巴沙德先生。这时，巴沙德先生向那人还钱，对方吓了一跳，检查了事务所的借单，发现是伪造的。这样，弟弟贪污的事便败露了。”

梅森目光尖锐地注视着哈里，慢慢地说：“是这样，要是你们一分钱也不还给巴沙德先生呢？”

哈里吃了一惊，“如果不还我要被抓进拘留所。”

“像你这样的无赖，拘留所是最合适的场所。”

哈里生气了：“哼，我不是来听你说教的！”

姐姐巴莎面色苍白，含着泪水拼命央求，梅森为她的真诚感动。

“好吧，我想想办法。不过你这么迁就，他永远不能自立于世。哈里，从今天起和你的坏朋友一刀两断吧。”

哈里红着脸低下了头。

梅森抓起桌上的受话器，对泰娜秘书说：“请给巴沙德先生打电话。”

电话很快就接通了，梅森对着话筒说了一番话后，撂下电话问哈里：“巴沙德怎么知道你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是我告诉他的。巴沙德威胁我要向警察投拆，我也不甘示弱，说我要请培利·梅森律师辩护。”

梅森缄口不语，厌恶地瞅着这个狂妄的年轻人。

倒是他姐姐巴莎出言哀切地抓住他的胳膊说：“梅森先生，非常感谢您。”说罢，拉着弟弟走了。

也许是为姐姐着想，晚上8点30分，梅森来到了巴沙德的事务所。他拉开金融商的门，走了进去。这时，蓄着短髭的五十开外的巴沙德走了出来。他目光敏锐地打量着梅森，然后看了看表。巴沙德打开经理室进去，从隔壁房中传出打字的声音。巴沙德按下桌上的电铃，打字的声音停止了。从旁边屋里走出一个戴眼镜青年。巴沙德问：“库尔默，哈里盗用的确切金额是多少？”

库尔默毫无表情地回答：“三千九百四十二元六十三美分。”

巴沙德冲梅森微微一笑，目光冷酷而狡诈。

“可是哈里·马库伦即便想还也没钱啊。”梅森也微微一笑。

“钱肯定在他的同伙手里。让那家伙还就行了。”

“那么，他的同伙为什么不还钱呢？”梅森平静地询问。

“也许是赌博输光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要向警方控告哈里，收回我的钱。”

“明天还你一千五百元现金。剩余部分每月还三十元。你同意吗？他姐姐帮他还，她只有这多钱。”

“她的生活与我无关。一点点地还钱，我可倒霉啦。”巴沙德刻毒地说，梅森不由得怒火中烧。

这时候，门开了，走进来一位苗条、美丽的中年妇女。她朝梅森莞尔一笑，她是巴沙德的妻子。

巴沙德夫人显然听到了刚才的对话，迟疑地说：“如果是哈里的姐姐来还钱，请你不要太苛刻了。她挺可怜的。”

“你最好不要对我的工作多嘴多舌。你退下去吧。”巴沙德冷漠地拒绝了。巴沙德夫人犹豫片刻，转身出去。

巴沙德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冷淡地说：“那么，梅森先生，和你的谈话也到此结束。”

梅森大步穿过办公室，砰的一声关上接待室的门，走了出去。他坐上停在外边的汽车，忽然察觉身后的座位上藏着一个人。他吃惊地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巴沙德夫人。夫人说：“求您快点关上门，沿这一带开车，我有话跟您说。”

梅森犹豫了一下，驱动汽车，拐过一个街角，停了下来。巴沙德夫人从后座上探过身，说道：“请按我丈夫说的去做，他是个能把别人的最后一滴血榨干的残酷无情的人，不知他还会干出什么事来。”

“夫人，您是为了说这特意溜出来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我还有别的事请求您。我不能外出，我整天处于丈夫监视之下……我丈夫是个可怕的人，如果我背叛了他，会被他杀死的。”

巴沙德夫人不仅是声音，甚至连面庞都颤抖起来。

“您究竟想和我商量什么？”

“我想和我丈夫分手。我有另一个爱着的人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赶快和你丈夫离婚好啦。”

夫人还没回答，梅森从汽车的反光镜上发现被跟踪了，刚才一辆车停在后面再也没动。

“什么？难道是……”

巴沙德夫人吃了一惊，朝后窗望去，立即发出肝胆俱裂般的悲鸣。

“请从前面的十字路口拐弯，把我送到家门口。”

梅森慢慢把车开到巴沙德家门前，停下车，巴沙德夫人迅速跳下车去。

这时，黑暗中出现一个人影，蛮横走上前来，原来是巴沙德。

“梅森先生，你刚来就邀我妻子去约会吗？”

梅森从车上下来，叉开双腿横阻在巴沙德面前，“不，不是的。”

巴沙德怒火爆发，扑打过来，接着，一个男人迅速向梅森身后悄悄靠近，右手握着一把螺丝钳。

“嘿，你想开个玩笑？”梅森朝他迈进一步，认真摆好姿势。

巴沙德被梅森的气魄所慑服，畏怯了。梅森瞪了他们俩一眼，钻进了自己的汽车。开了一段路，梅森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，把车停下，给巴沙打电话。“谈判破裂了，巴沙德不肯让步，请你想办法撕开你弟弟的嘴，让他的同伙还钱。”

“可是我弟弟不说啊。”巴沙在电话的另一端哭诉道：“梅森先生，求